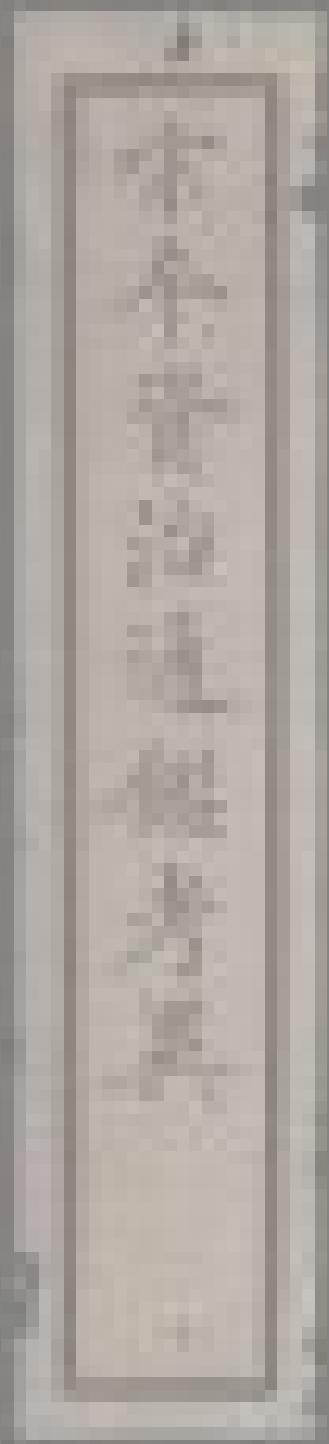


宋本資治通鑑考異



資治通鑑考異卷第二十一

端明殿學兼翰林侍讀學奉華舉累嵩崇福皇極誤鄧肅國食

邑主晝寢寶圭臺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唐紀十三

大和八年六月李中敏請斬鄭注

新舊中敏傳皆云六年夏上此疏今

王守澄薦李仲言

舊傳李訓

初名仲言居洛中李逢吉

計動之自言與鄭注善逢吉遺訓金帛珍寶數百萬令持入長安以賂注又曰初注構宋申錫事帝深惡之欲令京兆尹憚弱不能故殺至是以藥稍効始善遇之獻替記曰先是上惡鄭注極甚嘗謂樞密使曰卿知有善和端公無數京兆尹憚弱不能斃於枯木開成紀事曰訓除名流象州舍恩歸于東洛投謁諸處困之逢吉斥之不顧會鄭注賓副上黨路經東都一道授之廣以古今義烈披述東歐注本兇邪趨而附之自此豁然相然諾情契稠疊及注徵赴闕訓隨而到京別第安置注

因陳奏言訓文學優盛無比上納之大和八年三月以布衣
在翰林注之援也甘露記曰訓爲人長大美浪口辭無常
以英雄自任會鄭注介上黨出洛陽訓慨然太息曰當出操
權力者齷齪苛細無足與言吾聞鄭注爲人好義而求奇士
且通於內官易爲因緣乃往說之注見訓大驚如舊相識遂
結爲死交及注赴闕請訓行京師爲上居供給日夕往來乘
間奏於上接實錄去年九月李欵彈鄭注云前邠州行軍司
馬今年九月庚申王守澄宣召鄭注對於浴堂門廳替記八
年春暮上對宰臣歎天下無名醫便及鄭注精於服食或欲
寘於伎術或欲令爲神策判官注皆不願此職守澄遂託從
諫奏爲行軍司馬又云去歲春夏李仲言猶喪母已替入城
補王山人兩度對於舍元殿今年八月十三日欲與諫官至
九月三日鄭注自絳州至便於宣徽對然則訓自去年已因
注謁守澄得見上注今年暮春後方從昭義辟然則訓舊與
注善去春已入長安見上非注赴昭義時始定交亦非去年
十一月留於潞州又非訓隨注到京也今從實錄獻替記
甘露記曰時論或云注有新命蓋因莫州軍亂鎮州承傳聞之誤而奏之耳

十二月史元忠爲盧龍留後

實錄十一月鎮州奏幽州留後史元忠爲瀛莫

九年四月鄭注舉李欵自代

甘露記曰時論或云注外沽直名而陰事注按

三軍逐出不知所在後不言元忠復歸幽州而至此
有新命蓋因莫州軍亂鎮州承傳聞之誤而奏之耳

彈注之文皆許其隱匿豈有於人如此而能陰與之合乎此皆當時庸人見注率款自代遂有此疑耳今不取

路隋爲鎮海節度使

舊隋傳曰德裕敗袁州長史隋不署奏狀始爲鄭注所忌出鎮浙西

按實錄隋出鎮在德裕貶前四日今不取

上與李訓鄭注密謀誅宦官

舊傳以爲上出易義以示羣臣之時已與訓有誅宦

官之謀按補國史云許康佐進新注春秋列國經傳六十卷上問閭弑吳子餘祭事康佐話以春秋義奧臣窮究未精不敢容易解陳後上以門李仲言仲言乃精爲上言之上曰朕左右刑臣多矣餘祭之禍安得不慮仲言曰陛下留意於本末臣願遵聖謀實錄今年四月癸亥許康佐進纂集左氏傳三十卷王月乙巳朔以御集左氏列國經傳三十卷宣付史館然則上與訓謀誅宦官必在此際矣然文宗與訓語時宦官必盈左右恐亦未敢班班顯言如補國史所云也

七月貶李甘封州司馬

舊傳曰鄭注入翰林侍講舒元輿既作相注亦求入中書甘昌

八月杖殺陳弘志

舊傳李訓旣秉權衡即謀誅內監陳弘志自元和末負弑逆之名遣人封言於朝云云貶封州按是時元輿未作相舊傳誤也

杖決殺按此時李訓
未爲相今從實錄

九月丁卯李固言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宋敏求宣宗實錄曰

固言性徇急無重望時訓注用事雖相之中實惡與宗閔爲黨乃出爲興元節度按固言鍛鍊揚虞御獄宗閔由是罷相而固言代之豈得爲宗

閔黨也今從開成紀事

鄭注爲鳳翔節度使

開成紀事注引舒元輿李訓俱擢相庭注自詣宰臣李固言求鳳翔

節度固言剛勁不許唯王涯賈餗替從其事九月二十五日紀事誤今從實錄

十一月韓約奏甘露李訓奏未可遽宣布

按訓與韓約共

謀謀爲甘露而自言恐非真瑞者蓋欲使官官盡往金吾覆視因伏兵誅之耳故二十二日令狐楚所草制書亦云凶渠仍請其覆視

今從實錄

張仲方權知京兆尹

實錄乙丑閏門使馬元齋已宜授仲方京兆尹至此又言者蓋當時

止是宣至
此乃降敕目

殺生除拜皆決於兩中尉

皮光業見聞錄曰崔慎由以元和元年登第至開成已入

翰林因寓直之夕二更以來有中使宣召引入數重門至一處堂宇華燈簾幕俱垂見左右二廣燃蠟而坐謂慎由曰上六豫來已數日兼自登極後聖政多虧今奉太中旨命舉士草廢立令慎由大驚曰某有中外親族數千口列在簪紳對良久啓後戶引慎由至一小殿見文宗坐於殿上二廣逕登階而跪文宗溫惡上唯悅首又曰不爲此物木枕措大不合在此坐矣街談以好拗爲拗木枕仍戒慎由曰事泄即是此措大也於是二廣自執炬送慎由出遂殿門復令中使送至本院慎由尋以疾出翰林遂金縢其事付諭故備切於勸絕比司者由此也誅比司後諭方彰其事新傳曰慎由記其事藏箱枕間將沒以授其子胤故諭惡中官終討除之按舊傳崔慎由大中初始入朝爲右拾遺貞外郎知制誥文宗時未爲翰林學士蓋崔胤欲重官官之罪而誣之新傳承皮錄之誤也

戊辰張仲清獻鄭注首

據實錄甲子已傳注首而開成紀事二十六日方下詔削官爵

云鄭注初誅京師尚未知李潛用乙卯記亦云丁卯張仲清誣注而殺之與開成紀事同但開成紀事注傳云二十六日

奏朝觀恐誤乙卯記注庚申入觀十九日也至扶風間訓敗
乃還以近之實錄恐太在前新本紀云戊辰張仲清殺注今
不書日以傳疑

十二月薛元賞杖殺神策軍將

開成紀事以必書少監王會爲京兆尹按

開成元年三月命京兆收葬王涯等十一人

開成紀事云京

七月取李孝本二女入宮

實錄上云取孝本女二人入內下魏墓疏云取孝本女

一人入內所以如此不同者蓋孝本二女皆籍沒在右軍先取長女入內墓寔不知又取大女墓寔乃知之上疏故也

二年七月韋溫罷太子侍讀

舊傳曰乘太子侍讀每

溫云云太子不能行其言溫稱疾上不悅改太常少卿拜給事中接溫已爲給事中乃兼太子侍讀舊傳誤今從新傳

三年正月楊嗣復李珏同平章事

舊傳三年楊嗣復輔政薦珏以本官

北薛元賞於城西張村葬涯等七人今從新傳

薛元賞已爲京兆尹紀事誤

同平章事按珏與嗣

復並命今從實錄

五月詔停奏祥瑞

實錄初上謂宰臣曰歲豐人安豈非
上瑞宰臣因言春秋不書祥瑞上深

然之遂有此詔補國史以
爲因杜踪進言今兼取之

十月太子永曆薨

按文宗後見緣撞者而泣曰朕爲天
子不能全一子遂殺劉楚材等然則

太子非良死也但宮省事外人莫知
其詳故實錄但云終不悛過是曰暴薨

郭貳爲邠寧節度使

舊柳公權傳作皎按子儀子
姪名皆連口旁今從實錄

十一月張元益出定州

補國史曰易定張公璠卒三軍
請公璠子元益繼統軍務公璠

乃其忠孫也公璠彌留之際誠元益歸闕三軍復効幽鎮魏
三道自立連帥坐邀制命廟謀未決丞相衛公欲代而克之
貞穆公議未可興師且行弔贈禮追元益赴闕若拒命跋扈
計之不遑上崩至陳短長未行朝典貞穆公有密疏進追元
益詔意云敕張元益抑太祖孝忠功列鼎彝垂於不朽卿乃
祖茂昭克荷遺訓不墜義風云云文宗覽詔意深叶睿謀詔
下定州元益拜詔慟哭焚墨衰請死於衆三軍將士南向稽
首蹈舞流涕扶元益就苦廬請監軍使幕府準諸道例各知

留後公璠送全家赴闕詔以神策軍使陳君賞為帥所謂貞
穆公者李珏也按實錄璠定州禱將非孝忠縣又李德裕此
年不為相補國史蓋傳間之說不可據今從實錄

吐蕃彝泰贊益旱弟達磨立吐蕃益衰

彝泰卒及達磨立實

四年十一月上問周墀可方何主

高彥休唐闕史曰文宗開成後常齋

嚮不樂五年春風漸稍閒坐思政殿問周墀云既而龍姿掩抑淚落衣襟沒南公俯伏嗚咽再拜而退自是復不視朝以至厭代按實錄明年正月朔上不康不受朝賀

四日帝崩恐祚五年春今從新傳仍置於此

回紇相掘羅勿借朱邪赤心兵殺彰信可汗國人

立盈馭特勒

後唐獻祖紀年錄曰開成四年回鶻大飢疾帳離散復為黠戛斯所逼漸過碛口至於榆林天德軍使溫德彝請帝為援遂帥騎赴之時胡特勒可汗牙帳在近帝遣使說回鶻相溫沒斯為陳利害云云溫沒斯然之決有歸國之約俄而回鶻宰相勿篤公叛可汗將圖歸義遣人獻良馬三百以求應接帝自天德引軍至碛口援之

錄不書舊傳續會要皆無之今據補國史

爲回鶻所薄，帝一戰敗之，進擊可汗牙帳，胡特勒可汗勢窮自殺。國昌因奏勿篤公爲署，可汗是歲開成五年也。文宗崩，武宗即位，遣嗣澤王溶告哀於回鶻，使還始知特勒可汗易代。按朱邪赤心若奏勿篤公爲可汗，安得因密告哀始知易代乎？此則自相違矣。舊傳開成初，其相有安允合者與特勒柴革欲篡薩特勒可汗，可汗覺，殺柴革及安允合，又有回鶻相掘羅勿者擁兵在外，怨誅柴革，安允合又殺薩特勒可汗以盧級特勒爲可汗。新傳云：開成四年，其相掘羅勿作難，引沙陀共攻可汗，可汗自殺，國人立盧級特勒爲可汗，今從之。

五年正月立頴王灝爲太弟

唐賈史曰：武宗皇帝王夫人者，燕趙倡女也。武

宗爲頴王，獲愛幸。文宗於十六宅西別建安王溶頴王灝院，上數幸其中，縱酒如家人禮。及文宗晏駕，後宮無子，所立敬宗男陳王年幼且病，未任軍國事。中貴主禁掖者以安王大行親弟既賢且長，遂起左右神策軍及飛龍羽林驍騎數千衆，即藩邸奉迎安王。中貴遙呼曰：「迎大者！」迎大者如是，數四意以安王爲兄。即大者也。及兵仗至二王宅，首兵士相語曰：「奉命迎大者，不言安頴孰爲大者？」王夫人竊聞之，擁髻塞裾走出，矯言曰：「大者頴王也！」大家左右以王吒梧須長皆呼曰：「爲大王！」且輿中翕有死生之契。汝曹或誤必赤族矣！」時安王心云：「其次弟合立，志少疑，懦懼，未敢出。」頴王神氣抑揚，隱于

屏間夫人自後聳出之衆惑其語遂扶上馬戈甲霜鏑前至
少陽院諸中貴知已誤無敢出言者遂羅拜馬前連呼萬歲
尋下詔以潁王灝立爲皇太弟擁向當軍國事新后妃傳曰
武宗賢妃王氏開成末王嗣帝位妃陰爲助畫故進號才人
蓋亦取於賜史也按立嗣大事豈容謬
誤賜史難信今不取從文宗武宗實錄

賜楊賢妃安王溶陳王成美死

舊傳曰安王溶穆宗第十八子母楊賢妃武

宗即位李德裕秉政或告文宗崩時楊嗣復以與賢妃宗家欲立安王爲嗣故王受禍復貶官按是時德裕未入相今從武宗

敕大行以十四日殯成服

武宗實錄裴夷直上言伏見二日敕令有司以今月十四

日殯斂成服按文宗以四日崩

豈得二日還有此敕必誤也

九月黠戛斯破回鶻

李德裕會昌一品集安撫回鶻制作紇吃斯又作紇乾斯今從德裕

會昌代叛記杜牧集新舊傳實錄

回鶻別將句錄莫賀殺監駕

舊傳作句錄末賀今從新傳

十月劉沔屯雲迦闐

新傳實錄作雲伽
開今從一品集

十一月裴夷直坐漏名貶

新傳曰武宗立夷直視冊牒不肯署今從武宗實錄

武宗會昌元年二月回鶻立烏希特勒爲烏介可

汗

據伐叛記烏介立在一月今從之後唐獻祖紀年錄曰王

子烏希特勒者曷薩之弟胡特勒之叔爲黠戛斯所迫師

衆來歸至錦子山乃自立爲可汗二年七月冊爲烏介可汗

三月誅劉弘逸薛季稜貶楊嗣復李珏

舊紀開成五年八月十七

日葬文宗于章陵知樞密劉弘逸薛季稜率禁軍護靈駕一人素爲文宗獎遇仇士良惡之心不自安因是欲倒戈誅士良弘志鹵簿使王起山陵使崔鄆覺其謀先諭鹵簿諸軍是日弘逸季稜伏誅以楊嗣復爲湖南觀察使李珏爲桂管觀察使中丞裴夷直爲杭州刺史皆坐弘逸季稜也賈緯唐年補錄曰五年八月云是月誅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帝即位尤忌宦官季稜弘逸深懼之又將葬文宗於章陵聚禁兵欲議廢丘賴山陵使崔鄆鹵簿使王起等拒而獲濟遂擒弘逸季稜殺之舊王起傳八月充山陵鹵簿使樞密使劉弘逸薛季稜懼誅欲因山陵兵士謀廢丘起與山陵使知其謀密奏

皆伏誅舊嗣復傳五年九月賊湖南明年誅李祿弘逆中人言二人頃附嗣復李珏不利於陛下武宗急立命中使往湖南桂管殺嗣復與珏按去年八月若已誅弘逆李祿不當至此月始再賊嗣復等舊紀王起傳與嗣復傳自相違今從寶錄實錄又曰時有再以其事動帝意者帝赫怒欲殺之中使既發雖宰相亦不知之戶部尚書判度支杜悰奔馬見德裕云云舊嗣復傳曰宰相崔郾崔珙等亟請開延英極言云云獻替記曰會昌元年三月三十四日遇假在宅向晚聞有中使一人向東一人向南處置二故相及裴夷直余遣人問鹽錢崔相度支杜尚書京兆盧尹皆言聞有使云不知其故余遂草約奏狀二十五日早入中書崔相珙續至崔郾次至陳相最後至己巳時矣余令三相會良自歸廳寫狀進請開延英賜對進狀後更無報答至午又自寫第二狀封進兼請得樞密使至中書門有此事無樞密使對曰向者不敢言相公旣知只是二人嗣復李珏德裕言此事至重陛下都不訪問便遣使夫物情無不驚懼請附德裕奏聖旨若疑德裕情故請先自遠貶唯此事不可更行德裕等至夜不敢離中書請早開延英賜對至申時報開延英余邀得丞相兩省官謂曰上性剛若有一人進狀伏問必不捨矣容德裕極力救援於叩頭流血德裕救不得他人固不可矣及召入延英殿德裕率三相公立當御榻奏事嗚咽流涕云上旣捨之又令德裕召丞郎兩省官宣示今從寶錄亦采獻替記

六月王哲諫建道場受法錄坐貶

寶錄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

於三般建九天道場帝親傳法錄古拾遺王哲上疏請不度進士明經爲道士不從又上疏諫求仙事詞甚切直貶河南府士曹參軍舊紀以衡山道士劉玄靖爲崇玄館學士令與趙歸真於禁中修法錄左補闕劉彥謨切諫貶彥謨河南府戶曹寶錄去年九月已命歸真建道場親受法錄哲疏言王業之始不宜深信過篤至此又有此事與舊紀劉彥謨事相類今從

寶錄

八月張賈爲巡邊使察回鶻情僞

一品集賜溫沒斯等詔曰天德軍巡

至覽所奉表又曰方圖鎮撫已命使臣今又知堅昆等五族深入陵虐可汗被害公主及新可汗播越它所特勒等相率遁逃萬里歸命又曰豈非欲討除外寇臣復本蕃又曰但緣未知指的難便聽從又曰又慮邊境守臣或懷疑阻又曰故遣張賈往安撫又曰秋熱然則詔下必在此際也

詔田牛約勒將士及雜虜毋犯回鶻

舊紀八月烏介遣使告故可汗

死部人推爲可汗今奉公主南投大國時烏介至塞上溫沒斯與赤心相攻殺赤心帥數千帳近西城田牛以聞烏介又

令其相頽于迦斯表借天德城仍乞糧儲牛羊詔王會李師
復往宣慰令放公主入朝賑粟二萬石舊德裕傳曰開成末
回鶻爲黠戛斯所攻部族離散烏介奉大和公主南來會昌
二年二月牙於塞上遣使求助兵糧收復本國權借天德軍
田牟請以沙陀退渾諸部擊之下百寮議議者多云如牟之
奏德裕云云帝以爲然許借米三萬石伐叛記曰會昌元年
二月回鶻遠涉沙漠饑餓尤甚將金寶於塞上部落博羅糧
食邊人貪其財寶生攘奪之心至其年秋城使田牟監軍韋
仲平上表稱退渾黨項與回鶻宿有嫌怨願出本部兵馬驅
逐其時天德城內只有將士一千人職事人居其半上令宰
臣商量德裕面奏云云八月二十四日請賜田牟仲平詔漢
兵及蕃渾不得先犯回鶻語在金昌集奏狀中按舊紀實錄
皆采集衆書爲之事前後多
差互今從伐叛記一品集

閏月以穀二萬斛賑回鶻

伐叛記云降使賜米三萬石尋又烏介至天德按寶錄十一

月初猶未知公主所在遣苗績至溫沒斯處訪問月未始云
公主遣使言烏介可汗乞冊命及降使宣慰十二月庚辰制
曰公主遣使入朝已知新立可汗寓居塞下宜令王會慰問
仍賑米二萬石然則閏九月中烏介未至天德德裕但欲賑
溫沒斯等耳上雖許賙米而未遣使會聞烏介在塞下因遣
王會并賜之二萬石耳非再賜也伐叛記終言其事非以閏

九月中即降
使賜米也

幽州軍殺陳行泰立張絳

舊紀十月幽州雄武軍使張
絳遣軍吏吳仲舒入朝言行

秦宗唐請以鎮軍加討許之是月誅行泰遂以絳知兵馬事
二年正月以絳知留後仍賜名仲武以兩人爲一人誤也今

從舊仲武傳
伐叛記實錄

十一月回鶻上表借振武一城

新傳曰達干奉主來
歸烏介怒擊達干殺

之劫

主南度積進攻天德城

劉沔屯雲
協拒却之

按烏介方倚唐爲援豈敢攻天德今從舊紀傳實錄

二年三月回鶻溫沒斯殺赤心僕固

伐叛記曰赤心

宰相欲謀犯塞

溫沒斯先布誠於田牟然後誘赤心同謁可汗

下赤心所領兵馬遂潰散東去歸投幽州一品集

幽州紀聖

功碑曰赤心怙力負氣潛圖萬計爲溫沒斯所給誘以俱謁

可汗戮於帳下其衆大潰東逼漁陽舊傳曰回鶻相赤心者

連位相姓僕固者與特那韻突厥部衆不賓烏介赤心欲犯

塞烏介遣其屬溫沒斯先布誠於田牟然後誘赤心同謁烏

介

赤心於可汗帳下并僕固二人那韻戰勝全占赤心下

七千帳東瞰振武大同據室韋黑沙榆林東南入幽州雄武

溫沒斯先布誠於田牟然後誘赤心同謁可汗戮於帳下其衆大潰東逼漁陽舊傳曰回鶻相赤心者連位相姓僕固者與特那韻突厥部衆不賓烏介赤心欲犯塞烏介遣其屬溫沒斯先布誠於田牟然後誘赤心同謁烏介